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四八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重要啟事

一、報價從本年七月一日起，每期增價本幣一百元，每月三千元（郵費在內），臨時增刊不另增價。二、各支店、分銷處，務於本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將後半年（七月至十二月）各該地區訂出的報紙總份數和報費（舊欠報費在內）一併寄交本科，以便寄發。三、請各地讀者（不論增送或訂閱），將閱後報紙除領導機關必留參考份數外，其餘均收交當地發行機關交郵局寄回本科，郵費由本科支付。

本報發行科五月六日

遺失聲明

本局郵工王明正同志在陰曆三月二十七日於折縣五區岱岳殿（北嶺）看會時，不慎遺失晉綏郵政管理局郵政第二號背名王明正布質袖章一件，除報上請求補領外，該袖章無論何人拾得均作廢，如有發覺假借該章搗亂者，即希詳加審查追回。

折縣郵局

招領啟事

我在石枋子附近路上拾到毛巾壹打，希失者前來認領。

分局管理股蘇桐啟

分局召開防旱備荒緊急會議

號召全邊區黨政軍民　動員起來盡量生產

為不餓死人或少餓死人而鬥爭

（本報訊）分局於本月五日召開防旱備荒緊急會議，由龔部長總結主持，到武副主任新宇、甘主任泗淇、張部長子意等首長及分局、軍區、行署、各機關代表二十餘人，經長達十小時的熱烈討論，縝密研究了備荒的緊急辦法，號召全邊區黨政軍民每個人為毫無例外的，緊急動員起來，盡量生產，為不餓死人或少餓死人而鬥爭。

會議開始，由各單位報告目前防旱備荒情況後，龔部長即鄭重指出旱災的嚴重性：照目前的情況若來，餓飯是毫無疑義的了，即使明天下雨也是如此，十天半月下雨種上，頂多有四五成的收穫，也不保險，因為荒旱的地區很大，人力畜力有限，短時間內一下也種不完，以後天氣如何，也難估計。在夏至後，只能種小日月種籽，老百姓找種籽也困難，因此，旱災是空前的嚴重。龔部長總結說：據各機關的報告，今天以前各機關防旱備荒是有成績的，但一般是按前次生產會議的討論做的，大家應立即打破舊的生產計劃，重新訂立新的生產計劃，首先及各機關的每個人力，毫無例外的動員起來，根據目前情況，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是生產能吃的東西，用全力担水澆水甚至掏井種南瓜、山藥、豇豆等類東西，要大量的種，並且要抓緊時機進行乾鋤，其他不重要的工作及紡織等，都可暫時停下來去拔鋤，並且要動員羣眾起來鋤，目前什麼能鋤？什麼地方可種了？什麼辦法鋤？都去與羣眾商量研究。同時要準備在下雨後大力進行搶鋤，必要時完全停止幾天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畜力進行搶鋤，一方面幫助羣眾搶鋤，一方面各單位自己進行搶鋤，羣眾鋤不完的地，可以租種，但就要事前有週密的計劃和準備，預備好工具、種籽、土地及其他一切必要條件，不要臨時來手忙腳亂，或束手無策。要積極準備夏至後一切當地能種的小日月籽種，如小日月糜穀、蕎麥及黃白蘿蔔等，還是最後的而且也是最要緊的一着。在另一方面，要十分認真的厲行節約，不准浪費。後方人員糧食可減至一斤，再過十天半月不下雨，每個同志都要準備吃十兩八兩，機關的開支應盡最節約到最低限度，保存米糧等可吃的東西，準備在一點也吃不上時充吃，並且要克服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堅決打破對生產不重視，「首長有吃的，我們也有吃的」、「天倒下來有長滿頂」、「公家是會給吃的」、「當兵的餓不死」等錯誤思想，並要向羣眾解釋：等待下雨、求神祈雨等是不對的，唯有大力生產才是辦法。最後龔部長強調指出：分局指示上說的好，機關首長應親自動手領導，把今天防旱備荒的任務作為首要的任務。一切黨員，一切革命者，都應在此緊急關頭——餓死人的大事情前面，來考驗自己的態度和責任心。

接着甘主任說：我們在精神上應該有準備，大荒大旱不要想什麼收成。不管生產的人，今天還想吃得好，「動員」兩字在幹部中，只是一個概念，今天要嚴正的指出這個問題，人人都要自己動手，幫助羣眾，黨軍民合作，可能種的地方都種下，能種一根就算一根，並應準備乾鋤，有雨後就可用來，準備丟種子，但總比坐下等雨的機會主義者好。大家必須節約，浪費的須受處分。武副主任、張部長等都着重強調目前只有生產吃的東西，集中一切力量來加強生產。接着是小組討論，發言熱烈，會議歷十小時始散。（伯萍）

汾城逃竄閻偽　大部被我截擊殲滅

另殲蒲縣潰逃敵五十餘

（新華社晉西南七日電）棄城北竄的汾城閻偽縣府「保警大隊」及「特務分隊」等七百餘，連日在我地方武裝配合正規軍截擊追剿下，現已大半被殲或潰散。該敵由偽縣長劉振鐸與前「愛鄉團」副團長郭某率領，於上月三十一日逃往襄陵城，遭困守襄陵城將軍拒絕其進城後，三日夜正東偷渡汾河中，忽遇我軍某部截擊，當即混亂一團，死傷一部，士兵大部乘機逃散。次日，「保警大隊」潰兵二十餘人在汾城西北之尉村企欲隱藏武器，換便衣逃走，復被我地方武裝發覺殲滅。劉振鐸於當晚僅帶衛士三人，潛網，跑向臨汾。郭某僅率殘餘二百餘人，流竄於襄陵汾城邊境樂頭街一帶。同時未及逃跑的偽區、鄉公所人員亦大部逃散或落網。上月三十日頭一區區長張世良、區營長傅榮耀以下二十餘人，被我軍在北背陝將其人槍全部俘獲，二日我新絳獨立營又在新（絳）汾（城）邊境處奇襲敵三區公所，殲滅其全部人員，活捉二十餘人，繳步槍十五支，至此，閻偽汾城三十二個「治村」，已土崩瓦解了。（馬明）

（新華社呂梁七日電）上月三十一日棄城逃竄的蒲縣閻軍，在化樂鎮東南三十里遭我尾追部隊截擊，殲俘共五十餘名，繳輕機槍四挺，擲彈筒一個，步槍三十餘支。（劉順）

平津五百多教授　發表對時局宣言稱：

蔣管區危機迫在眉睫

（新華社晉察冀六日電）平津各報載：北大、清華、燕大、師院、中法、藝專、南開、北洋等八校教授周炳琳、陳岱孫、梅貽寶、黎錦熙、陳序經等五百八十人，五月二十八日發表對時局宣言，首稱：「最近數旬中，物價繼續暴漲，人心極度不安，京、滬、平、津及各省市不斷發生風動，市民搶米，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險象環生，長此以往，不知將伊於胡底。」又稱：「形勢之險惡，即法國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夜，亦無以過之。」宣言認為這個危機的根源，是蔣介石政府發動打內戰並堅持內戰的結果，危機的唯一出路，就是依照政協路線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宣言說：「同人等深知今日一切紛擾現像，根源胥起於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則又為長期內戰之後果，一切工潮學潮，均為當前時勢下必然之產物。默察當前形勢，無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俱已臨於崩潰之邊沿。危機迫於眉睫，繼續戰爭，絕不能解決困難，而只有引起更大之困難。」據報載，這個宣言在發表以後，仍在繼續簽名中。

新華社社論

破車不能再開

——評第四屆第三次國民參政會

蔣介石一手製造的反動份子佔絕大多數的、共產黨人所從未參加的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在這次開會時，曾經竭力裝作附和全國民主派反內戰要和平的模樣。也有極少數亂心希望和平而缺少經驗的人，曾經對這次參政會懷抱幻想；另有一部份君主立憲派，他們不贊成蔣介石的君主專制，但仍希望蔣介石接受他們的君主立憲論，這次也參加了參政會。但是這個參政會，連同蔣介石政府在一起，按照于斌主教在開幕詞中所說，是一輛破車，反動份子們坐在這輛破車中，是這樣驁燥，這樣慌張，這樣昏迷失次，他們並不能按照預定計劃把戲演好，「和平的假象」剛剛拉開，「明令討伐」呀，「速調大兵」呀，一陣太過天眞的喧嘩，卻又隨之而來，好似一年來的內戰戰場上，蔣介石的二百幾十個旅，由於「明令討伐」的關係，都只算「支力」和「小兵」，並未「戡亂」，而只在睡覺一般。一個姓姚的說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贊成和平，但站在事實方面，則反對和議。」一個姓吳的建議在和談中，「同時把討伐命令發下去，問中共放不放下武器，如不放下，即予討伐」。一個姓孔的說：「我本不主張和平，但現在不能不主張和平」，原來他的和平是「比如治瘡癤，必須開刀割去，始可確保生命。」一個姓燕的更說實些：「撤抑和談就是撤抑共黨」，所以他「不忍言和平，亦不願和談，更討厭和議」。但是這些只叫做個別發言，精彩節目還在後面呢。五月三十一日，這個參政會通過了一個對國防報告決議，埋怨蔣介石的內戰打得不夠努力，軍隊數量不足，質量不高，情報不確，指揮不好，軍費不多，地方武力不強，因此鄭重提出，目前「軍事重要不減抗戰時期」，因此蔣軍應該繼續擴軍，應該「就原有部隊加以充實，提高其素質，加強其訓練」，因此應該「切實增加軍費，提高待遇」，應該「充實地方武力，加以訓練，並隨時補充彈藥，俾為國軍之助」。同日又通過了一堆更具體的決議：「共軍擾亂，情勢日迫，請政府能撥發大量械彈，分路應援」；「迅於綏靖區發展綏靖區地方武力，並補助給養，積極建設綏靖工作」；「速增俾配合國軍早日完成綏靖工作」；「河北匪患益深，派軍隊加強熱河防務」；「應撥巨款充實地方武力」；「恢復平營航空，以利軍事」；「迅速加強魯省綏靖軍事力量」；「擴編山東省保安團隊，並撥發械彈」；「迅速消滅勦旅，以救安陽圍城，以挽救華北軍事大局」；「速派兵清剿河南黃泛區共匪」；「盡先清剿皖東北、皖中及洪澤湖邊境股匪」；「豫鄂兩省治安堪虞，擬請加強地方兵力」；「粵省共患猖獗，速派大兵清剿」；……其中大部份都要蔣介石「迅速切實辦理」。不要以為這麼多決議的通過是馬虎的，參政員們在緊張的工作中，仍然細心的把提案中「禁止官兵佔住民房」修正為「禁止後方官兵佔住民房」，把「取締游雜部隊」修正為「整訓地方部隊」，並把已被審查保留而仍有異議的「請政府明令停止徵兵徵實」案第二次通過保留？——也就是否決。

全世界人們請看吧，這就是今天南京所謂國民參政會的真面目！這個參政會是怎樣狂熱地擁護內戰，怎樣堅決地反對人民的和平運動，難道還須要更多的說明嗎？

這個參政會僅僅是一個呼籲戰爭的機關，人們絕對不能也不應向它呼籲和平，絕對不能也不應相信它的什麼和平呼聲，難道還須要更多的說明嗎？然而就是這個殺氣騰騰的參政會，就是這個反對和議，討厭和談，反對停止徵兵徵糧，要求擴大正規軍，擴大地方軍，要求切實增加軍費，請政府從東北到海南島全線都要「迅增大軍清剿共匪」的參政會，又請政府「再度申明繼續貫徹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之方針」，又請中共參政員「來京出席共商國是」，又請中共「速派代表來京與政府雙方無條件恢復和談」，又請該會主席團及駐會委員會「本此次大會決議之精神，於最短期間促成和平之實現」。兩碗豆腐就是豆腐兩碗，參政會本此次大會決議之精神，請政府再度申明「政治解決」，就是本此次大會決議之內容，請政府「迅增大軍清剿共匪」，因此蔣介石當然可以再度、三度、四度、無數度地申明下去。

（下接第三版）

讀者來信

介紹幾種小日月種籽

編輯同志：

芒種已過，雨還沒有下，大莊稼已誤過農時了，今後若能下雨，也只有餘種小日月莊稼。現在把我調查到的小日月種籽介紹出來，希望大家早些準備。

小紅穀、小黃穀、小暑後下種，寒露收穫，成熟期八十天。臨縣小紅穀，大暑下種，秋分後收穫，成熟期七十天。興縣七十天黃穀，小暑後下種，秋分收穫。臨縣三變化穀，鈴穀，夏至下種，秋分後收，成熟期八十多天。回植小穀，大暑前下種，秋分收穫，成熟期七十天。保德花麻豆，芒種後下種，處暑收穫，成熟期七十天。嵐縣小糜子，大暑前下種，白露收穫，成熟期六十天。蕎麥，小暑後下種，寒露收穫，成熟期八十天。興縣小紅糜子、餓死半臨子，小暑種，成熟期六十天。寧武燕麥，夏至下種，山寨川寨，好壞地都能種，成熟期七十天，產量比莜麥多打一倍，種法和莜麥一樣。寧武莉稷（籽和黃芥一樣，黑色），夏禾後下種，白露前收穫，每垧種一升，可打一石，每斗能榨油六斤四兩，人吃點燈均可。千穀（興縣叫秈來紅，保德叫紅洗子），夏至到大暑都能種，成熟期七十天。蕎麥要而瘦脊，立秋下種，霜降收穫，成熟期六十天。菜豆、紅豆，大暑下雨種上，也能吃兩次嫩角角。豇豆、菜豆、小豆，在小暑前下種，都能吃上。

當然，以上的調查是極不完全的，事實上還有許多東西，在天旱的情況下，不一定死守農時，還可點下種，也能有些收成的。希望大家多多向群眾調查，並注意互通有無，使貧苦農民亦能得到這些種籽，搶種備荒。

尹一枚

保德大塔村檢查防旱備荒

一樣年頭有兩樣年饉

按時作務的莊稼大部提苗是小年饉 坐下等雨的地還沒有耕完是大年饉

（保德訊）「一樣年頭有兩樣年饉」，這是大塔村群眾檢查防旱備荒後的警語。該村對旱災有經驗的人，從出伏以來，按時作務，沒誤一日工，如六十餘歲的高滿斗，共種二十垧地，下種後提苗的，已有黑豆、高粱五垧、山藥一垧、豇豆二垧半，担水種的二百窩子南瓜也全提苗了，新修出的水地一畝半，也是滿苗，下餘約垧準備種小日月莊稼。高不如等五家，也是乾耕乾種，提苗的不少，地都耕了三分之二左右。另有幾家坐下等雨的人，如高讓月等幾家，不按時作務，形成天旱人閒，地才耕過三分之一，贊生堆下很多。兩相比較，前者是小年饉，後者是大年饉。最近因為旱象日益嚴重，該村群眾又自動集會，檢討防旱備荒，高滿斗老漢向大家介紹與旱荒鬥爭的經驗，他說民國十七年保德鬧過一場旱災，當時誰家按時搶耕搶種及乾耕乾種的，以後下了雨，糜子每垧都產了五六斗；等雨後下種的，好的產了一二斗，最賴的一顆也沒收到。因天氣一過芒種，地氣加熱，上午種的和下午種的就不一樣。這樣一說，又看了今年的實際例子，那幾家有等雨思想的群眾，得到很大的啟發，大家都提出搶耕搶種、乾耕乾種的計劃，向高滿斗等五家學習。目前最緊急的任務，是趕快翻渡過荒旱的東西，全村已種過山藥三十一垧，計劃再增種五垧半，已種入南瓜六百一十窩，計劃再增種二千五百窩。另小日月糜穀以及蕎麥、藥存、千穀籽等夏季以後，均能種的吃上。高不如家的小種籽，經全村大家種，已經約定好了。婦女們除種瓜豆外，還要擠出時間搞紡織。過日子方面，有十來家很仔細，其中以高滿斗、高不如、支同于等最好，號召大家向他們學習。他們的特點是細水長流，有經常性，秋冬吃山藥、南瓜、糠飯、炒麵，春天生產，吃的比較好點，也不浪費，一直到接上新的出來了都不短缺。（張志成、張琫國）

沒牲口人家的地也種上了

河曲馮家莊群眾組織自願變工

（河曲訊）二區馮家莊通過變工互助，解決了貧苦群眾人畜力的困難。該村五十四戶，種地七百七十二垧，有牲口三十四頭，按畜力講是很充裕的，但村裡牛產沒有餵，有牲口的人把地種上了，有牲口九戶，貧苦群眾，沒口，貧僱人僱不起，除耕種以外，還有三十七垧耕不過，眼看就要荒下。幹部看見這種情況，即召開全村群眾大會，進行了農民一家人的宣傳，說明在生產中應該互相幫助，保證把地完全種上。農會幹部李廣，首先提出願意幫助貧苦群眾安種，隨即有十二戶有剩餘畜力的人家，自己確定了對象，進行自願的變工，其中有三戶是採取人工變牛工的辦法，其餘算作租，牛工資先出一半，秋後再出一半。對一些無資租牛的貧戶，大家提議撥一部份農會糧，幫助他們租牛，這樣，使貧苦群眾的地才都耕過了。小偏節也採用雇用辦法，使七戶孤寡和缺病群眾的地全部下了種。現二區幹部在組織「搶耕搶種」中，準備適當的推廣變工互助，解決貧苦群眾人畜力的困難。

深塔民兵指導員賀在何領導一個變工組，互助生產，收效很大。

（又訊）二區深塔民兵指導員賀在何同志，在群眾自願結合原則下，組織起變工組，使貧苦群眾，除畜力困難得到解決外，還省出人工，進行副業生產。賀在何是個貧農，種十八垧山坡地，他在前年和貧農賀在合買毛驢一頭，變工馱炭，今春他們再和貧農賀且後片的一頭毛驢，合在一起拉犋耕地。因他們地少，又吸收了石匠賀保大、賀老漢等五戶沒牲畜的貧苦群眾，耕八家的地共七十二垧。這八家組織起來後，人力因有剩餘，就抽出三個人，到偏關打了兩個月短工，回來後又掏礦石，石匠也安心出外做營生，還穩，除把八家的地種上外，增加了全組的收入。他們這個變工組的特點，是打破了形式的一套，名義上沒有組長和繁瑣的記工法，但因大家都信任賀在何，很自然的把他形成領導的中心，實際上起組長的作用。每日下地，回來一起談一下，計劃了第二天的營生。大家關係也因此搞的很好，很團結。（乘虎、忠坤、俊信）

興縣交樓申等村群眾

打破等雨思想

修渠補種

（興縣訊）四區交樓申、崖窩上等村，打破等雨等待思想，積極修渠補種。該村有七十二垧半能上水的坪地，種了七十垧，有的不夠苗，還種的完全沒出來。大家等着下雨，沒有補種。郭金馬在自然村幹部備荒會上提出：「把這些坪地變為水地」，他說：「古人說：『天旱無淋山，園子帮金飯』，咱們修水渠，把坪地變為水地，就有辦法了」。同時武扒孩也號召乾種：「不要怕旱種丟籽，等下雨就種不及了，種不上地，明年餓得沒辦法」！貧旱生批評等待思想的不對：「咱不能等死！莊戶人家營生多，不預先準備，雨後又忙不過來了」。大家決定修渠澆地並早種。六月二日起，就變工修水渠，計劃用七十個工，修四條水渠，七十多垧地全能澆水，澆過水後，沒苗的重行把畦穀，未種的即時下種。楊油兒有八垧山地，種了五垧胡麻，沒捉住苗，正重新翻種糜子。此外，還發動大家補南瓜豆角，準備小日月種籽。（楊狗兒、趙金兒、白仕忠）

靜樂南峪村審訂成份

清查出地主徹底清算

（靜樂訊）細米溝所屬之南峪，自然村審訂成份後，從經濟政治上徹底清算了地主。並對以去某些縣區幹部對待地主的錯誤態度，進行嚴格批評。縣上工作團到該村後，根據群眾意見，首先決了幹部問題，接著，轉向對地主的鬥爭，農會中立即展開了，對地主成份的評議，從抗戰後及現在，情況聯系起來研究，把那些小生產表面上化形了的地主查了出來，計從「富農」成份中，查出地主李守元；從「中農」中查出地主李如桐、李長大、李光吉、李順天；從「貧農」中查出地主李平元、李餘元，貧農李天元說：「咱過去認為地主垮了，就叫變了成份，細細的研究起來，李餘元表面上什也沒有，但他住在家裏不勞動，吃上大煙，咱一月不動就開不了鍋」，地主倒底還是地主樣子嗎！」中農李林發提出：「李如今刮去是大地主，吃烟賭博，「中農」了，他個中農成份，咱天天上穿，夜裏吃炒的吃，猪肉還好的呢！」誰能比得上，在家裏的群眾的高，他們大些提高，雖然得好些地主政治上誇了，依然很的活動，會員大害。」農會會上，揭露了地主李所文，幾年來以「開明」的偽裝面目，迷惑我縣區領導的幻象。按李所文一貫採用拉攏縣區幹部的辦法，拉攏區群眾。如送過中隊長劉有水筆，以賤價賣給區大隊長錢文勇羊皮大皮；送給縣民政科長獎……一個玉石鐲子，四四年「九一八」紀念大會上，李所文以縣參議員資格講話，群眾動火的想往下拉他，但因為縣幹部主持會議，不敢動。他會用兒媳拉攏很站長張落清和教員王玉明，去年群眾清算他們時，都為之幫忙。李四虎在會上說：「公家一貸對李所文太好，區農會秘書郝林茂來了，叫他「老人家」。助理員趙綱常在時，也經常去他家，和他很好。直到現在，縣上還送他一份報紙（區文已撤消了）。他看上報紙，更會負我們。去年鬥爭他時，他故意展出路膊來叫捆他，嚇唬的我們誰也不敢捆他了。」（按：去年五四後區裏關貸保同志個環鬥爭李所文，縣政委李國珍同志官僚主義，不了解群眾情況，用個人名義給各區指示信上還批評六區鬥的不對）。在後來群眾連續三天的清算大會上，更揭發了他（李木人在方山來抓到，向其老婆掖詐）以醫藥害死人命的罪行。中農李銀保從群眾中站起來，還沒開口，就哭不成聲。他說：「我只有一個兒，當的是好民兵，東村參戰帶了花，住公家醫院兩個多月回來，因有了些浮火，李所文給吃了一服藥，吃後立即就不會說話了。後來又去叫他，他怎也不來，叫他不過三天，我兒就死了。這是地主有意害死的！」群眾高呼：「地主的心太壞了！」控訴中提出上午吃他的藥，下午死的還有三人，都是李所文所害。貧農郝玉保揭發李所文政治上的反動。他說：「四四年清算他時，他告我說過：『八路軍和月亮一樣。夜裏有了，白天就沒有了』，八路軍氣不長。」常時我就上了他的當，沒有敢要我的勞子。」地主李守元、李來桐、李二保，也被群眾清算，中農李安治控訴這家地主打死他父親，聽他哥的屍骸的罪行，貧農郝天保揭發李守元去年擴城服抗勤中，因人多沒找下住處，便說開「八路軍是露水」，天意不容」到，會上，群眾一聽到：「什麼叫一露水擾鬧了」「你說一股。」「你為什也把八路軍變成「露水」」他，吾推托，群眾一聲喊：「把他捆起」。三天大會中，有男女五十人控訴，此次鬥爭還向地主清算出土地一百四十二垧，窯房四十三間，及糧食衣服等具等。六十戶貧中農得到了果實。（王敖）

× × × ×

嵐縣腰窩村

破產地主李老虎弟兄

敲詐群眾破壞生產

縣府發現後已交群眾處理

（嵐縣訊）四區腰窩村農現選入農會之破產地主李老虎、李二虎兄弟兩人，勾結二流子，敲詐基本群眾，破壞生產，當即交給群眾處理。李家兄弟，係流氓出身，過去以賭博，估紹戶地，包攬羊，損等起家，後因賭博，抽大煙，破產，偽裝貧農，混入農會。該村十一戶人家，除他兩家是坐地戶外，其他均為外來戶，大部給他們擺過長工，因此，都怕他們，而他們亦利用這種關係，搶佔敲詐。四零年，將中農耿丑大埋藏在野外的二十多石糧食全部偷去。大家都不敢做聲。我軍解放後，他們屢年吃貸糧，強向群眾「五借」。今春，別處清算地主，李老虎即乘機詐嚇，勾結他叔伯祖父二流子李潤成，放出謠言，要鬥爭村主任耿丑大，並威脅說：「給些糧就不鬥，不給咱就鬥嗎！」嚇得耿丑大，悄悄的拿出二石二斗糧食，老虎弟兄倆吃了七斗，兩個二流子吃了六斗，其餘九斗要給群眾，但群眾一顆也不要，說：「咱餓死也不能吃人家那糧食，人家不是剝削群眾的。」耿丑大拿出糧食後，心上不快，生產大受影響，去年種地四十二垧半，今年只種了三十五垧半。其他中農也受了怕，以為「不動彈的能吃，動彈的就倒該門」，紛紛縮小生產，說：「這年頭夠吃就行了」。這次縣府檢查貸款的同志發現這個問題後，就開群眾會討論，群眾一致提出要李老虎、李二虎退出去年九斗貸糧，今年七斗「五借」糧，並從農會中清洗出去。兩個二流子因馬上退不出，決定緩期歸還。門出丑大的全部交給本人，其他糧食，分給貧苦群眾。（李正東）

來函照登

編輯同志：

四月十四日一版「奸商張永成父子毀人案，寧武縣政府處理錯誤」消息，內稱「押送公安局做工三個月後便釋放回村，該公安局長並親自給該區區長寫信讓村上幫助其解決土地問題」等情，事實並非公安局處理，公安局長更未寫信，前後完全是縣府司法科處理，扣押也是在司法科，介紹信，是司法科副科長李子真寫的，特此聲明。

寧武公安局楊久良

人民解放軍總部宣佈
五月份我殲敵十一個半旅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頃宣佈五月下旬綜合戰報稱：本旬，人民解放軍在東北繼續反攻，收復失地，在晉西南反攻汾河以西，在陝甘寧局部反擊，在蘇北蔣軍後方亦展開反擊，十日中，共殲蔣正規軍營以上約三個旅，保安團三個，蔣偽軍損失共二萬五千餘人；收復東北之雙陽、梨樹、康平、通化、東豐、海龍、通遼、遼源、樺甸、磐石、法庫、梅河口，河北之懷安，山西之鄉寧、大寧、蒲縣、汾城、陝西之韓城等十八座城市，蔣軍在晉南佔我解縣、平陸（平陸現爲我收復）二城。

東北民主聯軍在四平南收復懷德後，二十一日攻佔長春西南郊飛機場，並乘勝攻佔長春西關大興橋，我已控制公主嶺至長春間中長鐵路幹線七十五公里。二十二日收復通遼縣城。二十三日收復四平街西北之梨樹城，殲蔣遼北保二團全部。二十四日攻克范家屯、鄭家屯（即遼源縣城），殲蔣七十一軍七十七師二六零團兩個營。同日，收復四平街以西之八面城、老四平。至此，通遼至四平街間百五十公里鐵路線全部解放。另部民主聯軍二十四收復瀋陽以北之康平城，二十六日收復法庫城。

東滿：二十三日收復長春東南之雙陽縣城，殲蔣保安團警察隊各一部。二十六日收復吉林東南之樺甸縣城。與此同時，另一部民主聯軍收復吉海鐵路上之煙筒山車站，三十一日收復磐石縣城，殲蔣一部。

南滿：在收復梅河口東北之連河車站後，二十五日晨收復以西之東豐城，殲蔣青年軍第二○七師第六團全部。二十八日，又收復吉海路上之戰略要點梅河口，蔣軍一八四師全部覆滅。三十一日晨，收復海龍縣城。至此，我已控制吉海綫草市至煙筒山百六十公里。南滿另一部民主聯軍二十三日收復通化縣城。

熱河解放軍解放凌源後，凌源至平泉間鐵路綫完全解放後，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又先後收復承德東南之上板城及下板城兩車站，承錦鐵路遂被截爲數段。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又收復平泉、承德及承德隆化兩條公路上數個據點。

冀東解放軍二十五日收復遷縣以北之遷安城，收復山海關西北之石門寨據點，正在繼續積極活動於聯系河北與東北蔣軍的北寧鐵路綫上。

晉西南解放軍，二十五日經激戰後，解放臨汾以西之關鋼山強固據點鄉寧縣城，殲閻軍六八師二零四團保十五團及九專員以下二千七百人。廿七日，收復臨汾西北之大寧城，三十一日收復臨汾西北之蒲縣城，殲俘逃向臨汾的蔣軍一部。同日，又收復臨汾西南的汾城縣城。至是，晉南與呂梁解放區已聯成一片，吉縣胡軍已完全孤立。

陝甘寧關中解放軍二十一日解放西安西北百餘公里之洞邑縣城，並相繼收復其西之世店鎮、大峪鎮，共西南張洪鎮及其東南之土橋鎮。隴東解放軍三十日收復慶陽以北華池縣政府所在地之悅樂鎮，殲守軍騎兵第二旅第三團。北口，收復悅樂以北之蔣台，殲守軍馬鴻賓部八一師暫六零一旅一七九團（缺一營），並收復悅樂以北之元城鎮。三十一日，又收復慶陽西北的曲子縣政府所在地之曲子鎮。

蘇北我活動於蔣軍後方的地方兵團，廿五日予蔣軍主要補給綫通（南通）榆（西榆）公路阜寧、東城段以反擊，收復阜寧東南之溝安墩、草堰口及益城西北之上崗鎮等蔣偽據點，控制公路四十五公里，殲蔣偽一千四百及由阜寧座救之蔣騎兵一部七個連。這十日，蘇中地方武裝收復海門以東沿江岸蔣軍重要據點鹽河鎮，殲蔣保安團六個連。打破了蔣軍對海門地區之「清剿」。

總計五月中，據現有不完全材料，共殲蔣正規軍整營以上者十一個半旅，蔣偽軍及保安團二十五個團，殲傷俘蔣偽軍十一萬餘人，我收復和解放城市三十九座，收復後又放棄四座，蔣軍侵佔我城市二十五座。

魯中基幹兵團
四個月殲敵三千四

（新華社山東六日電）魯中軍區於上月二十五日發表一、二、三、四月份基幹兵團（地方武裝的骨幹）之綜合戰績公報：四個月，共作戰二百四十七次，攻克陳家莊等據點兩處；斃傷蔣偽軍三百八十三名，俘三千零十四名，繳獲七五鋼砲二門、八二迫擊砲三門、六零砲六門、火箭筒二門、擲彈筒三個、輕重機槍八十三挺、步馬槍八百九十支、湯姆式衝鋒槍五十九挺、砲彈五千三百十四發、槍彈十六萬三千零十發、騾馬七十四匹、電話機三十三部、電台、馬達各兩部、望遠鏡十九付、蔣幣五百九十九萬七千五百元、糧食一萬餘斤。

晉冀魯豫邊區
又有十萬農民參軍
農民階級覺悟提高，羣起爭取參戰立功

（新華社晉冀魯豫四日電）在全面大反攻前夕，晉冀魯豫邊區又有近十萬翻身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各區均超過原來計劃，如冀魯豫原計劃參軍一萬人，結果達到四萬人。新戰士質量極高，冀魯豫區壽張新戰士的百分之八十爲翻身貧農，共中大部爲翻身模範，共產黨員佔新戰士總數五分之一。南峰一千五百個新戰士中，共產黨員達七百人。太行區磁（縣）涉（縣）戰士在前方表現三個特點：（一）參加自衛戰爭的榮譽心極高，都以最高度的熱情負責，要求參戰立功。（二）階級覺悟提高，人人自覺遵守紀律，爭取作模範，並自覺的幫助別人改正缺點。（三）由於覺悟提高，地域觀念淡薄，團結部隊，絲毫不講價錢。某負責人談：這次參軍運動之所以得到這樣大的成績，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逐步深入，翻身農民爭先要求投入反攻軍，保田抗蔣。他說：在滑縣一次「反蔣保田」大會上，翻身農民報名參軍者達五千一百人，其熱情可見一斑。

克山民伕江明如
隻身俘敵二十七人
繳機槍六挺步槍十七枝

（新華社東北六日電）克山民伕江明如在部隊攻入懷德城郊，戰鬥進行正烈時，隨一個同志接近了敵人一個重要機槍陣地，敵人火力很猛，他們爬在地上，乘敵停止射擊觀察情況之際，他拿了一顆手榴彈，一個箭步跳到敵人地堡頂上，喊道：「繳槍！雜種她的！不繳槍，我炸死你們！」裏面敵人繳出槍來，有一個敵人想逃跑，被他用扁担打斷了腿。結果，俘擄了二十七個蔣軍，繳獲六挺輕機槍、十七支步槍。當江明如返鄉時，民主聯軍某部送他三挺衝鋒式、七支美國步槍、兩把盒子、六箱子彈，政委送他一里多路。

蔣賊組織武裝特務
陰謀潛入破壞解放區
走狗們自供「慌了手足」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人民解放軍某部偵察員，日前於長垣城西俘獲蔣記「國防部」武裝特務組織「人民服務總隊」第七中隊第六組組員李光勳、楊連陞等六人，其附屬之「情報訓練班」人員卅七人亦同時被俘，並查獲其攜有「極機密」字樣之「綏靖政工手冊」及「綏靖區施政綱領」等文件多種。該綱領中規定：「人必歸戶，戶必歸甲」，「製發國民身份證」，「設立鄉村秘密警察」，「連保連坐」等法西斯統治辦法。在其第二總隊「協助清剿計劃實施方案草案」中的第九項第三十八條，更明白規定對解放區的陰謀，破壞：「各隊派入匪區人員，應把握客觀情勢，針對下列四點，進行工作：（一）策動投誠反正；（二）煽動內鬨內亂；（三）動搖軍心士氣；（四）蒐集情報文件。」蔣介石這一「人民服務總隊」隨着蔣軍的進攻，組織「還鄉團」，向農民進行恐佈的「倒算」，並大肆抓兵派款，以鞏固統治，就使其法西斯走卒們，亦不得不感到有些「慌了手足」，還在其二中隊「工作日誌」十二月二十九日寫：「徵兵問題可使我傷透了腦筋，因縣政府已中斷之壯丁，逃之夭夭，現已有「少數」壯丁，係抓了抓來，須將其名額，並每日翻有幾個變姿和大嫂向隊部請求，請想辦法，並痛哭叩頭，可弄得我簡直慌了手足。」在此次被俘的李光勳給他伙友國樑的信上，亦稱：「過去幾個月，我沒有努力工作的原因，是不願蹧害自己的同胞。現在既已走上了這條路，只好順着這條路慢慢地鑽。」按「人民服務總隊」屬蔣記「國防部」前新聞局局長特務頭子鄧文儀直接指揮，其成員全部在蔣記國防部新聞局幹部訓練班受過特務訓練，目前已組成第一二兩總隊，第一總隊部現駐徐州，總隊長爲郭仲×，第二總隊部駐鄭州，總隊長爲劉培×，每個總隊約有一千五百人，全副武裝，都是受過特務訓練的准尉以上軍官。另據特務頭子鄧文儀在代表蔣賊致「人民服務總隊」的信中說：「青年軍正在受訓的有三萬多人，將要作和服務隊同樣的工作，而且地方也要擴大。」

膠東攻克鰲山衛

（新華社山東五日電）膠東人民解放軍某部於上月二十九日夜一舉攻克青（島）即（墨）外圍據點鰲山衛，將守敵青保大隊孫克榮部大部殲滅，計斃傷敵六十餘，俘一百四十餘名，繳獲輕機槍七挺、美式長短槍二十支、吉普車一輛。

破車不能再開

（續第一版）

老實說，參政會，即使發出一萬個「清剿共匪」的文件，但除了把自己的尾巴暴露得，使天下人都認出它的血緣外，它還有什麼一絲一毫的意義呢？蔣介石完全不需要這些「裝飾」的忠告，凡是能做的，蔣介石早已做過了，而且失敗了。參政會的和平建議又是如此的矛盾不堪，簡直是個關鼻子的人。那麼這個參政會豈不是一場笑？但又不然，在三十一日下午通過了那麼多血腥氣的議案以後，緊接着又通過了一個小小的臨時動議：「請政府從速展開經濟復員工作，並盡向美國政府切實磋商借款，專供建設之用。」好個臨時動議！剛剛「事事不要不減抗戰時期」，忽然又來了個「經濟復員工作」，剛剛從東北「清剿」到海南島，到處要徵兵徵糧，到處要切實增加軍費，忽然又來了個「專供建設之用」，但是在國內外輿論的壓迫之下，另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就是拉，這次參政會就完成了自己的兩位一體的任務：借外債，打內戰。這次參政會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借外債打內戰兩件是真的。

人們不能不注意到中國人民是在迫切要求真正的和平，不過中國人民的需要和反動的參政會毫無共同之點。就在這次參政會開會的第一天，即五月廿日，南京六千愛國學生結隊向參政會請願，表示要和平要吃飯，卻被全城軍警嚴開卷戰，不許請願，不准他們參加，參政員們亦沒之大吉，不顧接受請願。這一天以後，全國學生展開了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悲壯神聖的偉大門爭，並且引起了教授、記者、工人和市民的普遍的同情。學生們被毆打、被逮捕、被屠殺，教授和記者們被逮捕，報紙被搗毀和封閉，法西斯的恐怖籠罩着整個蔣管區，假裝談和平談憲政談建設的大多數參政員，對此有什麼表示呢？他們什麼表示也沒有表示，他們什麼心肝也沒有！當他們唱着和談的濫調時，蔣介石正在「迅速切實辦理」他們打內戰的決定，向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瀋陽、青島、開封、西安、武漢、長沙、重慶、成都、杭州、南昌、福州、廣州、昆明、貴陽等地以學生爲代表的廣大人民羣衆，實行「清剿」，開闢了內戰的第二條戰線。歷史的試金石是何等嚴確呀！擁護獨裁內戰的人和反對獨裁內戰的人，一天比一天更需要拿出真面目來鬥爭。在這次參政會中，一大羣參政員就已經暴露了他們是參賣國之政，參獨裁之政，參內戰之政，而在今後的更緊張的鬥爭中，一定會有更多人更快更徹底地暴露他們自己！

蔣介石在這次參政會上，暴露了什麼新的事物呢？他五月二十八日的演說中，親自宣佈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的解放區是「匪區」，繼續堅持他還要與這個「匪區」繼續和談。他親自造謠說學生「規定六月二日爲總罷課遊行之日期，實內六月二日乃去年延安發動所謂反內戰運動之紀念日」，還說「政府早已獲知此項計劃」，而去年在延安的人，竟至今還未獲知此項「紀念日」。但是最重要的，乃是蔣介石親自承認全國大多數人民已經判明是非，他說：「余以爲當前國家最大之隱憂，在於是非觀念之混淆與利害認識不明，以致喪失共同之目標」，「推其究竟」是「若干社會輿論只以戰事責任加諸政府，且反對徵兵徵糧，至不思此種痛苦之原因係何方所造成，亦未聞爲匪區民衆水深火熱之生活而作呼籲者。」他說是是非觀念「混淆」了，正因爲人民中曾經存在過的混淆已經澄清了。蔣介石的污水曾經妨礙人民認識事物的眞相，但是現在污水下降了，水落則石出，於是什麼破事責任呀，徵兵徵糧呀，「匪區民衆水深火熱」呀，「和平談判」呀，參政會呀，蔣介石呀，一切事物的眞相，一切人物的眞相，就一切迅速的暴露在人民眼前之前。眞面目分明的鬥爭，一天比一天代替了混淆不明的鬥爭，這就是蔣介石的最大恐懼，就是人民勝利的最大保證。

在廣大人民普遍覺悟的基礎上，蔣介石政府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和軍事危機正在猛烈發展。蔣介石的全部進犯軍中已有九十個旅被人民解放軍乾淨殲滅，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正如于斌主教所形容的，不但是一輛破車，並且已經拋錨了。以CC系、復興系爲中心的一切反動派，在這次參政會上集合起來，要幫蔣介石推動破車，但是蔣介石失敗的命運決非他們所能挽救，也決非任何人所能挽救。人民是一定要勝利，人民已經有了決心一往無前的實現這個勝利，而且在不遠的時來就會實現這一勝利！

（新華社社論）



緊急動員起來防旱備荒

（大鼓）　陳良柱

眼看荒旱連年饉，
今年不和往年同，
邊區軍政民齊動手，
堅決和荒旱作鬥爭。

起春到現在沒滴雨，
黃土乾到犁根底，
若要糜果只等雨，
虧容損失說不起。

穿在後來吃在先，
日暖起來不耍閒，
眼看天實不下雨，
少打糧食定無疑。

糧食少來肚得飢，
此事嚴要無比，
若不動手想辦法，
以後定要吃大虧。

求神禱天枉費心機，
聽天由命餓肚皮，
千萬勿要上了當，
打破迷信不祈雨。

老鄉們呀莫懈待，
東手等雨受大害，
趕快把手動起來，
人力戰勝荒旱災。

光緒三年大年饉，
那年祈雨求神神，
都說「天無滅人路」，
結果餓死無數人！

痛苦教訓要記清，
千萬不可再重行，
祈雨等雨要不得，
等來等去餓死人。

有人說：
「天旱人閑得乘涼」，

旱天澇有發生忙。
聽上此話定上當，
到了秋後你沒吃糧！

有些人盤算更不當，
只想政府救濟錢，
他說八路軍不叫人民餓肚腸，
所以袖手不把生產忙。

糧食本是地裏長，
不勞動吃糧食是幻想，
要想肚飽排饑餓，
天上不會掉下糧。

「動一動有一吃」，
這一古話有道理，
再不要空想胡盤算，
趕快動手趕快幹。

婆姨們手緊節省一把米，
男人們澆田去担水。
娃娃們到地裏挑野菜，
全家勞動來節約。

搶耕搶種搶時間，
開渠鑿井澆良田，
變工互助不偷懶，
家家戶戶都動員。

後方軍政民各機關，
全力動員防旱荒，
軍民緊緊站在一起，
共同努力共出難。

偏僻山地要搶種，
山地定要種兩季，
若要糧食不缺乏勤勞動，
沒有糧食你吃啥？

都動手打野菜，
那些地裏種南瓜，
時間遲了也不怕，
秋瓜山藥也吃下。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大家動手去備荒，
只要護衆來生產，
才能爭取荒年不死人。

漫談　備荒

打破迷信和依賴救濟

予

今年的年成已經跌下一大半了，這個嚴重的災荒，人人都感覺得也都在痛念，可是究竟怎樣戰勝災荒，在認識上求得不餓死人或少餓死人，那就千差萬別了。大體說來，群衆中有兩種思想最嚴重：

一種是老年農民們的迷信觀念。他們經過光緒三年或光緒二十六年的大年饉，挨過餓，見過餓死人的慘象，一經遇到這樣的年成，就有些害怕，所以他們的警惕性很高，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們在多年封建社會裏，受封建文化的欺騙愚弄，頭腦下很深的迷信觀念，到現在他們還有各式各樣的說法：什麼「一跌下年成是老天爺收人呀！該死的逃不脫」；什麼「龍王治水，趕快祈雨吧」。什麼「天上現『瘟氣』，邪氣上昇呀」！……。由於迷信思想作怪，在不少地方就產生了唱戲，殺豬羊供祈雨等浪費現象。甚至幹部們勸告說服不了，糾正不了。對於他們的迷信，我們要不想用自然科學加以解釋，[illegible]，我只簡略的講一般迷信思想產生的社會根源。

過去封建地主統治階級，平時靠地租、高利貸、苛捐雜稅，把貧苦農民的血汗都吸乾了，一粒糧食也積存不下，那些寄生虫地主們，卻米爛陳倉，任情揮霍，一旦跌下年成，大批大批的農民餓死了，統治階級卻依然吃酒作樂。他們怕農民覺悟了和他們鬧，就用一套封建迷信的文化來欺騙愚弄農民：什麼「命運」呀，「天時」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呀！……遇有農民在荒年起來反對劣紳的時候，他們就又編出一套鬼話：說什麼「天煞星」下凡收人呀！；窮苦的農民沒有享受教育的機會，加上新學的不普遍，就這樣幾個字，也仍然是受封建文化的思想束縛，所以種下了很深的迷信觀念。

我們大家應要冷靜想一下，就明白了，那些貪官汚吏，土豪劣紳，可以說是社會的敗類，罪大惡極了，如果眞有「老天爺」，而且它是公平的，那末就該把他們那些東西收了，爲什麼跌下年成，餓死的反而是無辜的窮苦農民呢？難道「天天打卦成堆受死罪」，那些寄生虫還不遇到，那一位「龍王爺」「老天爺」[illegible]話毛了。再說今天我們解放區的人民，打敗了日本，又繼續和蔣閻軍作鬥爭，勝利發展自衛戰爭，我們可以說是[illegible]樹了。如果說有「老天爺」，[illegible]是泥水土木匠剝下的[illegible]不頂。我們爲什麼要自己救自己呢？在今天那些被清算和正在被清算的地主，嫌窮跌年成，正在鬧翻翻換和破壞土地改革，他們說：「貧富有命，看你們分得土地也頂不上，得那下天啦！」但是我們要答覆他們，跌下年成，你們也再不能像以前一樣的吃上白麵看着窮苦人餓死了。胡思亂想，爲非作歹，農民是要打破你們的腦袋的。自然，我們還不過是對那些迷論的傢伙警告一聲，主要的還是勸我們的老年農民們，不要再吃迷信的虧了。

又有一種在很多青壯年農民中流行着，他們說：「跌下年成共產黨新政權會救濟嘛，它還能叫咱窮苦人餓死嗎?!」這種單純依賴救濟的思想。在社會心理，階級意識上來講，恰恰和老年農民的想法相反，救濟，不迷信有覺悟。但同樣是錯誤的，要不得的，爲什麼呢？因爲一來他們沒有經過大年成，不曉得跌年成餓死人的可怕，思想上有些麻痺；二來他們不了解現在的情況，他們只知道共產黨新政權是要叫窮苦人翻身，一個也不想叫餓死，[illegible]了幫助窮苦人生產，咱們也給邊區的黨政軍民捐獻，就是政府救災的抽出九十萬斤捐贈發放了。他們卻不想想咱們經過了八年抗日戰爭，口邊它咱們的糧食用得，擠的壞的好歲啊！再加上目前正在進行的愛國自衛戰爭，咱們的擔子多重啊！咱們還要在戰爭中恢復元氣，叫廣大農民翻身，也不在和平時期呀！咱們其他兄弟解放區、如晉察冀、陝甘寧、晉冀魯豫、山東、東北、都在和我們一樣的進行自衛戰爭，而且他們有的年成也不好，有的交通也不便，咱們從那裏得到救濟呀！大家信賴咱們共產黨是誠心好意的，但這些情況不了解就太不實際了。

但是，這絕對不是說我們就束手無策了，災荒就不能克服了，我們要相信共產黨，就要響應共產黨新政權一切防旱備荒的號召，立即動手，一面乾種、搶種，多種瓜菜；一面人人節約，不浪費一粒糧食和一針一錢。米省鍋尖，不省鍋底，要趕快準備，與旱災作鬥爭。我們人民解放軍，是要與人民同生死共患難的，所有黨政軍民，一齊捲入生產節約的浪潮裏，年成跌的再重些，我們也可以不餓死人或少餓死人。祇有迷信和依賴救濟，而不立即行動是最可怕的。

審查成份和訴苦結合

——刀戈同志寄自保德——

扒樓溝鄉杜家圪台的階級成份，曾經過一再研究，校訂，此次工作團到達後，又進行了一次審查，將訂爲富農的張秋生翻了案，校訂爲地主了。

張秋生爲避免負擔、清算，在人面前裝窮裝到和貧農也不如，去年研究成份時，「粗研究」中農也夠不上」，浮皮潦草的訂爲富農。此次審查階級成份，採用與訴苦結合的方式，二十多個貧農揭發了張秋生的殘酷剝削，從訴苦揭發的材料，揭破了他的假面孔。新政權建立後，他家賣了五條牛，七十來垧羊，三十來垧地，一頭驢，合計白洋七百餘元，從十八年到三十六年，他家賣了三百石，他都出賣了。前年借口公糧出賣地，別人問：「爲什麼賣地？」他回答：「我的兩口豬，三隻羊不賣，爲什麼賣地了？」他回答：「賣了地不負擔公糧，地不能吃，豬羊能吃」。當研究爲地主後，又研究張秋生是眞窮還是裝窮，大家答覆是：「如果說他是眞窮，是遭了人命，還是老鼠能把白洋偷吃了。」最後一致認爲：就是他裝吃屎也是地主。

從張秋生階級成份的翻案問題中，我們覺得在土地改革中必須走群衆路線的仔細的審查階級成份。審查成份與訴苦結合的方法，也就是群衆路線的方法，當去年幹部把張秋生「研究」爲富農，群衆接受不了，大家說：「秋生老子在時，比他主張世旺強的多，秋生老子死後，就不如張世旺了，還才爲富農！」但由於幹部毫不考慮群衆的意見，便地主的假像迷惑了幹部的眼睛。

訴苦結合也就是從歷史上研究，才沒有被眼前裝鬼相騙——裝窮的地主張秋生所迷惑，他的假面具被識破後，露出原相來了。

此外我們在審查成份時，當開始時，群衆說了一句：「爺爺手裏就剝削人」，而再無別的話來講，當啓發與訴苦結合起來，一個接一個的訴苦。根據群衆訴苦揭發出的事實剝削研究，然後校訂了他的成份，採用這種方式，不僅翻了原來的富農成份，而且也提高了群衆的階級覺悟。

敵軍在懷仁的暴行錄

張榮森

閻傳頑軍侵佔我懷仁城後，僅僅不到兩月的光景，就給下了這許多罪惡：

慘殺

四月二十四日頑軍三十餘到了我四區小峪口村，彭×的兩個小孩子正拿着鐵鏟準備出地，因聽見頑軍要來，往村南躲去，頑匪說他們是民兵，當即開槍，將十歲的二孩子打死，十三歲的大孩子帶傷倒在地。第二天拂曉頑軍包圍該區堡子口村，一個[illegible]因怕頑軍搶走藥材，躲在地窖子內，被頑軍拉出來用刺刀扎死，同日頑軍又包圍了[illegible]村煤窰，問[illegible]子：「你們這兒有八路軍沒有？」劉答：「沒有！」頑軍又問：「究竟有沒有？不說實話就殺了你！」劉回答：「殺了我也沒有！」當即被頑軍用刺刀刺死了。在他家裏的我×旅工作團三同志同時光榮犧牲。其他在[illegible]鵝毛口等村，兩月中頑軍殺死我無辜群衆十多人。

強姦

佔城的當天有傅匪騎四師一百餘人，到我四區石井村，他們踢門進家翻箱倒櫃，見女人即姦。[illegible]才[illegible]的女人被十六七個頑軍輪姦。又一個房裏坐着五個女人，因怕汚辱，聚在一起，並有一個男人瞎子同坐炕護。頑匪意欲行兇，瞎子不出去，即被野獸們在路牌上打了一槍，當即倒地，野獸們那管瞎子的死活，仍去輪姦，在家的女人無一倖免。全村除老太婆外，一律被姦了。又何家[illegible]堡有一少婦，在街上走，一個頑匪見了，對她說：「你帶的幾個手榴彈，讓我檢查一下！」隨即伸手在少婦胸前亂摸，眞是無恥已極！[illegible]東羅村四個閻[illegible]軍，也因抓不到[illegible]打的跳井自殺了。

抓丁

敵軍進城後，到處抓人，替他們修碉堡、城牆、工事，不管到那個村，先將村子包圍起來，然後進村抓人，凡能夯動半個磚的，不論老少一齊抓進城去。鵝毛口楊老漢，被抓進去，餓的不能動了，向頑軍要一點吃的，頑軍排長說：「誰叫你不帶些糧食！餓死活該！」楊老漢只好餓着肚子作工，作的慢了還要挨打。就這樣風吹木棒打，楊老漢病了不多幾天便死去了。

斷窮根

高文安

地主爲財心太黑，
賣地契約不公平，
還了銀錢不勾賬，
將來還想喝人血。
咱窮人要團結緊，
翻身先要[illegible]，
齊心合力和他鬥，
文約紅契要拍清。
租約賬簿要追淸，
封建勢力要消滅，
打破過去舊制度，
挖斷窮根扎富根。

乾種糜子法

尚純武厚　記

先把糜籽在水中浸一浸，然後在太陽下晒成半乾濕，種在翻過的土地裏。如能撥上濕土，在背陰地即能出苗；接不上濕土，籽壞不了，只要少下一點雨，糜子就可出來，因他本身已濕，不受乾土的侵害。五寨石嘴一帶很多人就是這樣種的。